

錢基博著

增訂新
戰史例

孫子章句訓義

上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錢基博著

增訂新
戰史例

孫子章句訓義

上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卷頭語

孫子章句訓義，僕舊日之所刊也；新戰史例，則今之所增訂也。往者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詔人：『欲學兵法，祇有讀史。』人謂理論爲事實之母；不知事實乃理論之母；無事實，無理論；而有理論矣，苟不能驗之以事，抑亦無徵不信！孔子曰：『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！』是故兵法之所以演進者三：其（一）曰綜兵事以稽爲法。孫子生春秋之末，列國兵爭，聞見習熟，而著十三篇，以爲中國言兵之祖。克老山維茲與於普法之役，身經百戰，退而論兵以著書八卷，肇開德國兵學。是故非戰國紛紜之世，不能產兵法；蓋法不虛立，有兵事而後有兵法。苟無其事，不能空憑以抒議也！非聰明天資之士，不能著兵法；事變之蹟，屠僇之慘，俗人眩焉，獲免爲幸，惟智勇深沈者，默識心通，不震不懔，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也。其（二）曰衍兵法以稽其例。古人發凡起例，無不原本事實；而言簡以賅，未可以臆，無徵不信，抑亦無徵不明。德國史梯芬將軍，傳授心法以承克老山維茲，而蒐集古今速戰速決之例，成爲卡南一書。吾國唐之杜佑撰通典，著有兵典以爲『孫武所著』

十三篇，旨極斯道，故知往昔行師制勝，誠當皆精其理。『輒摺撫史事，與孫武書之義相協，並頗相類者纂之，爲卷十有五，爲目百四十有奇，條舉件繁，大抵以孫武書明法，而以古事爲驗；其於唐以前兵事略備矣！明武進唐順之論用兵指要，撰有武編十卷，分前後兩集，而後集則徵述古事，亦猶杜佑之志也。惟克老山維茲言：『籀史例以闡兵法，宜用最近之例。蓋古代之事，往往書闕有間，而時代逾近，則記載愈完備；此非言古代之例，一無可取也；如戰略塋塋數大端，古例何嘗不精要；惟戰術及戰略之詳細布置，則以近例爲尤宜；何者？以其近己而時變相類。』嗚呼！此吾新戰史例之所以爲增訂也。其（三）曰：『用兵法以顯諸力。同一史梯芬計畫也，同一迂迴戰略也，然小毛奇一九一四年用之於法而無效；而希特勒一九四〇年用之於法，則有成功者，顯之有力也。此則行軍用兵，將帥之事；而非書生紙上談兵所敢置喙矣！書生不能用兵，然而書生不妨談兵；由談兵而知兵。昔胡文忠公未嘗不有慨乎言之，以謂：『天下之大患，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；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，非學者之事；一遇警動，則讀書人早已遠走，或隱匿不出；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，不知兵事！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，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！』兵事以人才爲根本，人才以志氣爲根本；兵可挫而氣不可挫，氣可挫而志不

可挫。『志何以不挫！曰：知兵而已。』嗚呼！古人以憂患動心忍性；今人以憂患倖生喪志；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，文章道德，一旦大難當前，未有片語隻字，可以鎮得心定，振得氣壯，明之亡也，亦有老秀才無拳無勇，以爲國干城，而見危受命，神閒氣定，安坐以待，引頸受刃者！今人則併此勇氣而無之，四郊多壘，亦士之辱！效死勿去，何必軍人！而大敵未臨，學府先震，道聽塗說，庸人自擾，不惟無勇，抑亦不智，播散謠傳，搖動人心，鼠駭獸走，逃死勿遑；大師失其所以爲表，後生失其所以爲學，見之氣喪，語之顏赧，君子修辭立誠，吾言賈不然乎！嗚呼！此十三篇書之所以不可不讀也！吾之所爲，猶新戰史例，以闡十三篇書者，自甲午中日之戰，日俄之戰，歐洲第一次大戰，及阿比西尼亞，西班牙，阿爾巴尼亞之戰，以迄今日方酣之大戰，而上溯於普王菲烈德立，法帝拿破崙兩雄；凡列國兵情國勢，齊民訓士，布陣用器之制，戰勝攻取之方，乃至參謀之組織，間諜之運用，莫不互勘其得失，闡論其因果，而尤致力於歷史之演變，推見本末；然後知十三篇書，囊括古今，真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！近代論兵，多以德國爲典型；而吾國之說孫子者，往往斷章取義，以皮傳德國兵家之說；此不知孫子者也！孫子不云乎！『不盡知用兵之害者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！』德之兵家，徒知用兵之利而已！

德國兵法，始於菲烈德立大王，謂：「勝利者，前進而已！儻有攻人之力，可以乘人之不備而不爲攻者，其人則愚人也；爲國則愚國也！」老毛奇將軍則曰：「戰爭爲上帝創造世界計畫之一，儻無戰爭，世界將沈淪於唯物主義之深淵，而不能拔矣！唯戰爭，足以洗滌物質享樂之世界！」魯登道夫言：「戰爭者，人之天性也。強者勝而善者敗，於是不高貴之惡者，突進嚮前，使高貴者而不敗，則必高貴者而亦強，斯可以抵抗不高貴者，而繼續生存耳！」希特勒言：「戰爭者，永恒者也！普遍者也！無空間，無時間，無所謂開端，無所謂和平，無戰爭，則無生命！」不恤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倖災樂禍，此誠孫子所謂「不盡知用兵之害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」者也！至於十三篇書，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，因利制權，作戰謀攻，而必以全爭天下，禁攻寢兵，其言曰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！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！非危不戰，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愠而致戰，合於利而動，怒可以復喜，愠可以復悅，亡國不可以復存，死者不可以復生，故明君慎之，良將警之，此安國全軍之道也。」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鄭重丁寧，「非危不戰」！孔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，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！」嗚呼！孫子，仁者也；其言也訥，而德人之言兵也，則易矣！戰國時，

趙括自少學兵法，嘗與父奢言之。奢不能難，然不謂善。括母問其故，奢曰：「兵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趙若將括，破趙軍者，必括也。」嗚呼！德人之言兵也，則易矣！其言之不作，則爲之也難。俾斯麥以德圖鐵血宰相稱，顧頗不慊於德國軍人之戰略。雖老毛奇將軍亦非所重。方一八六九年，拿破崙第三之將啓覺於德也，俾斯麥獨居深念，以謂：「波蘭，小國耳！然以俄普奧三大國之力，亡之百年，而民未親附，叛者四起！況以法人之聰強，有悠久之文化！德如敗法，於德何補？徒以賈怨，未必爲功！縱得亞爾薩斯，不得不出兵以守；而法國不亡，必有一日得其所與，以成聯盟，而與我爲敵；我不得旰食矣！」嗚呼！此固鹵莽滅裂，好大喜功之德國兵家，未易遽以告者也！顧不意而俘拿破崙第三，俾斯麥念：「今而後，吾德人不知何日得太平矣！」維此老成，瞻言百里！顧德國兵家，則以謂：「戰爭者，民族生存之一方式。人類之生於今，應以戰爭爲終身之職業。」而其戰略，則欲用殲滅戰略，謂：「應採速戰速決之法，以殲滅敗者而摧殘之以絕跡於歷史。勝者何必與敗者談判和平之條件？蓋一經戰敗，卽無談判之資格；而戰勝者，僅須從心所欲，提出條件，以交戰敗者接受而已！」一九一四年，小毛奇欲以施之於法，而未遂也；遂以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府世界之怨，而幾以不國！顧不悔禍於厥衷，魯登道夫著全民戰

爭論謂：『方針何惜偏！祇要偏能澈底，則反而正矣！』意以爲小毛奇不澈底也。今白魯希茲用閃電戰以佐希特勒，滅國者十餘，而法亦潰；計可謂澈底矣！然而喋血萬里，伏尸千萬，破人之國，德亦無成，連兵不解，勝利何日！丁壯死於鋒鏑，老弱不得一飽，損人不利己，意欲何爲！嗚呼！是則偏之爲害，而孫子之『必以全爭於天下』也！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！方其破波蘭也，大聲呼籲，以謂：『西線戰局之相持，匪余所曉！如連兵久不解，必有一日，德法之間，劃新疆焉！然世界殘破，不見莊嚴之都市；而破瓦頽垣，一片荒涼，豈余之意！曠觀歷史，幾見戰勝之事；而常兩敗以俱傷！』吁！何其言之恫也！顧虎已騎背，不能再下；劍已出鞘，不得自收；張脈憤興，欲罷不能！汝佔先著以雄飛，誰甘輸情而雌伏！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！而閃電之戰，勝在奇襲；故技慣試，人有虞心！克老山維茲嘗言：『如攻擊者，以突襲之活潑爲常，此實大誤！』習以爲常，雖襲何突！傳授心法，亦已質變！乃人情好奇，談者誇詡日本，我之自出，生心害政，拾德國兵家殘唾，師其餘智，不恤反兵所親，日以肆毒於我，同種同文，相煎何急！不知其國東鄉大將有言：『熱心於戰爭者，不知戰爭者也！凡經歷戰爭之恐怖，而猶嗜戰爭者，非人類也！無論何法，必勝戰爭；吾人必不顧一切以力避戰爭，苟非危及民族之生存者，不可以戰爭！』嗚呼！此孫子之

所謂『非危不戰』而老成之謀國，少壯軍閥之所漫不措意者，也不圖前車將覆，後轍已尋，國人談兵，亦多誦德。或曰：『守則不足，攻則有餘，與其困守以待攻，不如先發而制人。』或曰：『國土防禦，當在敵境。』矜閃電戰之奇捷，以導揚速戰速決之論。凡此不中情實，播爲美談，生心必以害政，異日將爲厲階。嗚呼！希特勒之所以能爲閃電戰者，亦以德、國科學之精研，工業之發達，由來已久，而憑藉者厚，因勢利導，固非一手一足之烈，亦豈歲月所能有功。然而悉索敝賦，二十餘年，虜使其民，日困征繕，飢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憔悴虐政，不知稅駕。希特勒之威聲，震耀宇宙矣。於德之國計民生，何有！夫德之國土防禦，在敵境矣。日之國土防禦，在我境矣。然而『其用戰也，勝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堅則力屈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；夫鈍兵挫銳，屈力殫貨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；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。』此固孫子之所大戒，而顧亦步亦趨，欲逐後塵乎！余故推本孫子之意，以明著閃電戰之不足奇，速戰速決之不可能，條舉件繫，具論於篇。辭而闕之，廓如也。嗚呼！我中國今日之抗戰，不患不勝，所患既勝之後，票鋒鋒協之武人，狃於一役，『不知用兵之害。』好大喜功，日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如希特勒之所爲也。借使希特勒之舉兵也，僅以毀凡爾賽之條約，恢復意志之榮譽，師直爲壯，豈惟德人之所願欲，抑亦舉世之

所同情；而雄圖既溢，瞻視非常，欲以并吞八荒，力征經營，罷民以逞，樹敵日衆，終亦必亡而已矣！所貴乎兵家者，豈一勝之爲烈，尤貴有以善其後；未制勝，且先慮敗；既制勝，宜圖保勝。而德之兵家，徒爲制勝而已，敗且無以善後，勝亦豈能終保抑兵之爲用，制勝未易，善敗尤難。而我蔣委員長以積弱之勢，抗暴興之日，再接再厲，而氣不撓，善敗不亡，敗豈終敗，可謂善敗也已。老子曰：『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！』而德之兵家，則不爲『哀』而爲『亢』！『亢』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！其唯聖人乎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！我蔣委員長有焉！余嘗謂德國兵家：史梯芬之蒐古今殲滅戰例，知兵事而不知兵法者也；塞克特及白魯希茲之創閃電戰，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！惟蔣委員長爲能知兵法，以退爲進，推亡固存，無兵器而固兵心，作士氣，敗而逾奮，此所以不可及也！既有以善敗於方今，必有以保勝於他日！

余觀列國戰略之成功，莫不習慣成自然，原本歷史！英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，自拿破崙之戰而已然；俄之寓攻於守，致人而不致於人，亦自拿破崙之戰已然；德之貴勝不貴久，自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已然；日之制人於先發，自甲午中日之戰已然；運用之妙，熟極生巧，蓋歷史之相沿，而因習者

有素也！特是陳陳相因，數見不鮮，我所習熟，敵能預測，而有以相制，則無以善後焉！獨蔣委員長高瞻遠矚，推陳出新，以空間換時間，而予敵以不決；以弱勢耗強敵，而持我以堅忍；決心抗戰，可失地而不可媾和，一破中國數千年之歷史，而不爲因循！吾嘗慨吾國士夫，震於歐化，而輕家丘，民族自信之心已墮；論及歐戰，輒詫戰術之創新，雖臭腐亦爲神奇，而太不知歷史！一談抗日，則又疾首蹙額，宋金元明清之故事，潮上心頭而不能自拔，往往降志辱身，而求以全軀保妻子；縱有形格勢禁，而慷慨當衆，沈吟私室，知識愈高，意氣愈沮，而無法以自振；則太熟歷史爲之厲階也！此一役也，中國歷史，將爲之轉變，而予民族以自信，滌舊染之污而自新，豈僅一勝之爲烈！吾嘗持此誼以告人，而人莫之信也！或有問於予曰：『宋之南渡也，李綱張浚，咸議抗金，而日尋干戈，無役不北；卒以媾和，而生民稍得息肩，不已多乎！』余應之曰：『昔李綱勸高宗首定國是；而宋之敗也，由於國是不定，二三其志！宋人怯戰以求和，金人餌和以亟戰；金人且和且戰，宋人不戰不守，宋不爲備，而金乘之；史實具在，豈戰之罪而劉錡順昌之捷，岳飛朱仙鎮之役，金之鐵騎縱橫，亦非無堅不摧也！使當日如蔣委員長者，總師干以與周旋，愈敗愈不和，愈戰愈強，以堅制銳，金何能爲！今決心抗戰，國是久定，士有死志，民無二心；

師直爲壯，曲爲老；彼曲我直，吾何畏彼哉！吾觀李綱、張浚，議論纒纒，兵情敵勢，焯有所見，然以不習戎事，於將士非素拊循，雖有經國料敵之智，而無臨戎馭軍之才，終不足以當大任，捍強敵，是故李綱、張浚，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！蔣委員長，則知兵法而能治軍事者也！李綱、張浚，縱無力以抗金，蔣委員長，必有材以敗日，今古事異，可斷言者！」

或又曰：「自古中國，有起西北，以兼東南，罕有東南，克定中原，而今國都播遷西南，人以吳三桂視之矣！」余應之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！昔趙翼論長安地氣，以謂『地氣之盛衰，久則必變』。唐開元、天寶間，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！秦中自古爲帝王州，周、秦、西漢遞都之，苻、秦、姚、秦、西魏、後周，相間割據；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，距故城僅二十餘里，仍秦地也；自是混一天下，成大一統。唐因之，至開元、天寶，而長安之盛極矣！盛極必衰，理固然也！自是地氣將自西趨東北，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！自後河朔三鎮，名雖屬唐，僅同化外羈縻，不復能臂指相使。蓋東北之氣將興，西方之氣，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！東北之氣，始興而未盛，故雖不爲西所制，尙不能制西；西之氣，漸衰而未竭，故雖不能制東北，尙不爲東北所制；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，帝居遂不能安！於是元宗避祿山，有成都之行；代宗避

吐蕃有陝州之行。德宗避涇師，有奉天梁洋之行。地之飄颻不安，知氣之消耗漸散！迨僖宗走成都，走興元，走鳳翔，昭宗走莎城，走華州，又被劫於鳳翔，被遷於洛，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！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，契丹安巴堅已起於遼，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消息！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尚未盡結，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。而氣之東北趨者，則有洛陽汴梁爲之遙邇潛引，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。至一二百年，而東北之氣，積而益固；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；元明遂有天下之全；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，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，皆控制於東北；此王氣全結於東北之明證也！而抑知轉移關鍵，乃在開元天寶時哉！『上下古今，此誠博學通人之論！然東北之氣，極盛於清，而亦消耗以盡；與之代興，將在西南！趙氏以安祿山之反，爲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消息；吾則以吳三桂之反，爲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！蓋自明以前，西南諸省，蠻夷荒服，僅等羈縻，曾無力以問鼎中原！及吳三桂稱兵雲南，一出而秦隴響應，東南震動；稱帝衡山，清廷岌岌，連鐵騎以南下，而苦戰荊岳久不解，如楚漢之爭，滎陽成臯焉；此正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！特以氣雖西南趨，而尚未結，其興也淳，其亡也忽！清廷遂據幽燕，以盜有諸夏者二百年；然革命常起南方！廣西崎嶇嶺徼，地瘠民貧，有史以來，何當大局！然洪秀全，楊

秀清發難金田，乃裹五嶺之民，陵厲無前，出湘蹴鄂，順長江而下，奠都金陵，奄有天下之半者，垂十餘年；兵鋒之銳，直達津沽，清廷蹙縮而莫誰何；於是曾國藩、左宗棠之徒，起於湖南，用湘軍以與角逐，廬乃克定；而湘軍四出，東至東海，南踰嶺外，西定天山。清廷拱手仰成以得苟延；則是西南之氣日王，而東北之氣，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。氣之西南趨者，則有武漢衡湘，迤邐漸引以爲過峽。黃興起於湖南，黎元洪舉兵武昌，而清廷之大命以傾；及袁世凱因清之故都，洪憲稱帝；而蔡鍔以雲南首義，一舉而覆之；則是西南之氣以益旁薄，抗日軍興，而國都播遷西南，以奠民族復興之基。文化隨之深入，西南必以開發。地運何常，人事可恃！然則今日之大患，不在日人兵勢之強，而在吾人之歷史因襲觀念太強，氣不自振，志以先沮也！

嗚呼！物腐而蟲必生，志疑而間以入！吾人喪氣沮志，以疑於戰；此固日人之所大欲，而間之可得入也！觀於歐洲第一次大戰：一九一七年，俄軍雖不振；然德人不敢以一卒叩邊，而割地以亟和者，列寧之議送回俄，而德人之用間成功也；非戰之罪也！一九一八年，德人百戰百勝，而亦內潰；則以英法之宣傳成功，而人民之厭戰以深也；亦非戰之罪也！今希特勒啞啞叱咤，縱橫歐陸，滅十餘國，人皆震於閃

電戰之威！顧校其成功；國之破於戰者十之三；國之破於間者十之七；而所以爲間，則一本克老山維茲之傳授心法，操縱敵國之輿論，餌以和平，而煽誘敵國之民志，使之厭戰而自爲瓦解焉！嗚呼！吾儕士夫，讀書明理，豈有賣國以爲間；徒以罷於奔命，厭戰情深，談吐之間，張皇敵勢，而不知不覺，播散謠傳，以爲間用者，吾見亦多矣！此吾之所大懼也！嗚呼！三十年來，吾見列強用間以破人之國者，不爲少矣！陰謀秘計，微乎微乎！就所親記，蒐著其事，以闡孫子用間之篇，如禹鼎之鑄奸，如秦鏡之照妖，繪影繪聲，窮態極妍，豈如太史公之好奇哉！毋亦以爲國人監觀也！

余少喜談兵，老不自振，讀書數萬卷，到老不得一字之力；教書三十歲，報國幾見一士之用；撫衷唯有悔餘，羈旅以延病喘，作伴回鄉，不知何日；首丘思切，殊難爲懷！獨念本院締造，茂公亟招，開關以來，長沙大火，楊家灘之工院亟遷，而藍田之人心大震，風聲鶴唳，士氣已墨；而茂公神閒氣定，經營方亟，撫綏多士，以有今日；其間長沙大戰，亦再而三，迫近前線，驚心烽火，士無靖志；而茂公在危不擾，絃誦依舊，作育之效，未知何如；卽此矢志不撓，處變若定，率勵多士，俾知有勇而體不懼，以安問學，已足立懦廉頑，樹之風聲，嗚呼！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亦士之常！此而不能，百年樹人，亦奚以爲！此僕衰病餘生，以

得追隨爲幸者也！屠龍之技，於我何有！伏櫪之驥，不能無嘶！此中耿耿，讀者監諸無錫錢基博識於國立師範學院之光明山，時爲夏曆辛巳除夕，山居已四度除夕矣！雲天淒黯，急景凋年，余髮種種，蓋不勝遲暮之感云！

序

孫子世傳十家注，陽湖孫星衍平津館校刊，頗稱審核；然亦以臆改爲病。余取正統道藏本及吾邑明談十山嘉靖刊本參校，往往有原本不譌，而孫氏據御覽通典諸書所引，校改以致譌者。談刻異同尤多；有談刻所有而孫氏無之者。湖北崇文官書局百字本，無注，世不謂佳；然有一二處劇勝者。於是參驗四本，擇善而從，句分節解，寫爲章句，以藏篋中，舊矣！其十家注，始魏武帝云『撰爲略解』，謙言解其略，語多引而未發；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，宣闡其義，亦有自抒所見，與魏武異者。其中以唐杜牧、宋何延錫爲詳博；而張預獨辨以析，梅堯臣則明白了當，以少許勝人多許。然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，魏武注孫子三卷，孟氏解孫子二卷，李筌注孫子二卷，杜牧注孫子三卷，陳皞注孫子一卷，賈林注孫子一卷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兵家類載魏武注孫子一卷，李筌注，杜牧注，陳皞注，梅聖俞注，王哲注，何氏注，各三卷。鄭樵通志兵略載孫子兵法三卷，吳將孫武撰，魏武注；又二卷孟氏解話；又一卷唐李筌注；又一卷唐杜牧撰；又一卷唐陳皞注；又一卷唐賈林注；又一卷何延錫注；又一卷張預注；又三卷王